



新华现当代文学佳作丛书

张恨水原著精品集

金粉世家

(上)

张恨水◇著

新 华 出 版 社



新华当代文学佳作丛书

张恨水原著精品集

金粉世家

(上)

张恨水 ◆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粉世家 / 张恨水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011 - 9274 - 8

I. ①金… II. ①张…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3942 号

金粉世家 (上、下册)

作 者: 张恨水

丛书策划: 要力石

选题策划: 刘志宏

责任编辑: 刘志宏

特约编辑: 朱小兰 顾峰军

封面设计: 李 艳

照 排: 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61

字 数: 10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1 - 9274 - 8

定 价: 100.00 元 (上、下册)

温馨提示: 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 13651277005

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 xhchzx@163.com

购书热线: 010 -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 -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 - 63073969

民国“红楼梦”——重读《金粉世家》有感（代卷首语）

民国“红楼梦”

——重读《金粉世家》有感（代卷首语）

张 伍（张恨水之子）

新华出版社的朋友，要新版发行先父张恨水先生的经典名著《金粉世家》，让我写几句话，我感到诚惶诚恐。因为由我来堂而皇之地又评又论，我不敢，也不合适，所以敬谢不敏。但新华出版社的朋友，再三敦请，我一番踌躇，想到不如把《金粉世家》的写作背景，成书经过以及有关此书的轶闻趣事，介绍给读者，也算是替父亲向读者诸君，再结一层文字缘，答谢读者及出版社，对他的拳拳缅怀之情。

如果说《春明外史》把父亲引进了文学殿堂，那么《金粉世家》则让他牢牢坐在了殿堂里的金交椅上。这本书是父亲另一部百万言长篇巨著，也是他费尽心血的“得意作”。《金粉世家》从1927年2月14日开始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连载，直到1932年5月22日结束，历时5年多。写完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精装2函12册，并在上海“申”、“新”两报上，将全书回目大字刊登，作为广告。不过在单行本中，父亲把原来连载正文前的上场白去掉，代之以序。其实这段上场白，却也很婉转地述说了他写《金粉世家》的苦衷，原来他在写这本书之前，在《明珠》发表的是另一本小说《荆棘山河》，是揭露军阀内战暴行的，由于刺痛了军阀，奉命“腰斩”，山河果然多荆棘，不得已父亲只好改用婉而多讽的笔触，写了《金粉世家》，这一写，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张友鸾先生在《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一文中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是张恨水的四大代表作。这种说法，已基本得到读者的公认。也有人称《金粉世家》是“民国红楼梦”，早在1941年，就有一位署名徐文滢的作者在其《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一文中说：“承继着《红楼梦》的人情恋爱小说，在小说史上我们看见《绘芳园》、《青楼梦》……的名字，则我们应该高兴地说，我们的‘民国红楼梦’《金粉世家》成熟的程度其实远在它的前辈上。”总之，《金粉世家》



·金粉世家(上)

张恨水

原著精品集

ZHANG HEN SHUI YUAN ZHU JING PIN JI

在报上连载时，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不久还被编成电影，北京的评书艺人又把它改编为评书，不仅在茶社说书，而且还在广播电台播讲。现代题材被编为评书，《金粉世家》在北京城可能还是一次。《金粉世家》得到了巨大的反响和热烈的欢迎，读者中竟出现了“金粉世家迷”。

《金粉世家》以一个善良美丽、清寒人家出身的才女冷清秋与国务总理七公子金燕西由订情、结婚，到反目、出走的故事为贯穿线，描绘了金家的兴衰。父亲自己说过：《金粉世家》的重点是“家”，它是通过这个钟鸣鼎食，世代簪缨的“金粉世家”，展示出北洋政府时期，豪门巨宦的穷奢极欲的生活和奥秘，在“金”和“粉”的侵蚀下，在温情脉脉、天伦之乐的背后，则是狰狞丑恶的尔虞我诈，慈祥恺悌的面纱底下，隐藏杀气腾腾的金钱利害冲突，冷清秋的“齐大非偶”的悲惨命运，正是提示了“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这个“鬼”就是“自做孽，不可活”的“孽”，同时它也由此“家”到彼“家”，反映了整个北洋政府上层社会的众生相。

由于写的是北京豪门，于是读者就推测开了，有的说是袁世凯家，有的说是钱能训家，众说纷纭，很是热闹了一阵。父亲在《写作生涯回忆》中有一个公开的答复：“《金粉世家》，是指着当年北京豪门哪一家？‘袁’？‘唐’？‘孙’？‘梁’？全有些像，却又不全像。我曾干脆告诉人家，哪家也不是！哪家也是！”这话说得多么好，因为这部小说是集中了所有豪门特征的艺术概括，是对生活的提高与典型化，好事诸公，想一一索引，恐怕也不可能的了。

由于父亲在写《春明外史》时，已注意到以前自己所写的章回小说，在结构上的一些缺陷，所以在写《金粉世家》时，就在结构上苦下工夫，对于情节的安排，人物性格、语言特征、矛盾悬念等等，都作了精心的设想。全书112回，以金铨总理一家三代同堂20多个人物作为穿插，铺陈，交织引出一百多个人物，场面宏大，色彩瑰丽，加之诗词的渲染，把气氛渲染得冷热适度，加之书前楔子与书后的尾声，前后呼应，主要人物的突然遁去，显得空灵诡谲，父亲称这种手法叫“开合”，这一开一合，让读者开卷就不能释手，合卷尚神游在书卷中，让你百读不厌！

《金粉世家》这部规模宏大的书，人物就有一百多，况且父亲同时还在写《春明外史》、《天上人间》、《京尘纪影录》等长篇，我实在搞不清父亲是怎么安排的，难道不会乱吗？这个疑问一直憋在心里，我终于把这个疑问向父亲说了，他回答我说：“自己的小说怎么会乱呢？这都是我早已经就想好了的。谁也不会把自己家里人搞错吧？小说里的人物也和家里人一样。再说，几部小说我是分开写，今天写这部，明天就写那部。《春明外史》、

《金粉世家》要天天写，我就把《金粉世家》列了一张人物表，写上这些人物的姓名、身份、性格，贴在书桌前的窗子上，写之前先看一遍，就不会错了。”据我所知，父亲的小说有人物表的，就只是《金粉世家》，别的书都没有用过。

父亲有个习惯，不熟悉、不了解的事绝不写。他是个记者，记者是什么地方都要去的，穷街陋巷要去，豪门巨府也要去。加之父亲是个有心人，又有观察生活的习惯，他到这些富贵人家总要仔细地看，细心地记，平时也注意这些官绅及眷属的言谈举止、衣着打扮，就连高级俱乐部、豪华饭店，有机会也去转转。而且父亲和袁世凯最宠爱的二子袁克文（寒云）、五子袁克权很熟悉，和孙宝琦、许世英也比较熟悉，从他们那里听到些达官贵人家的故事，记下些见闻，就成为写小说的材料了。可以说，父亲为了写《金粉世家》，是认真地“体验了生活”的。

《金粉世家》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最受女读者的欢迎。父亲在许多场合总会遇到一些女读者，拿《金粉世家》的问题来问他。就是一些粗通文字的老太太也喜欢《金粉世家》。当年先祖母每天晚饭后，都要父亲把当日的连载念给她听，这成了父亲的每日“工作”，他也乐此不疲，这可能是他承欢膝下的一种方式吧。

《金粉世家》在连载时，发生了“请命”风波。当写到冷清秋在大火中携幼子出走时，很多读者为冷清秋的凄惨命运和傲岸自强的性格洒下同情之泪。父亲的至交、著名的老报人，也曾任职《世界日报》的万枚子叔，看到这里时，竟和他的夫人相对而泣！当读者看到在昆明湖发现冷清秋丢失的鞋，预感不妙，纷纷写信给父亲，让他“笔下超生”，不能叫冷清秋死去。有的甚至对父亲“口出不逊”。在父亲50寿辰的纪念文章中，我曾看到著名报人许君武先生写的一篇祝贺文章，回忆他当初看《金粉世家》时，曾给父亲写过一封信，要父亲不可“笔下无情”。没想到父亲却很艺术地在报上用诗公开答复。因年代久远，原诗已记不清，大意是：世间本来有善有恶，人也有美有丑，嫫母怎能变成美女，我又有什么法子呢？

书中的冷清秋是父亲着力刻画和歌颂的一个人物，她虽然生活在豪门之家，却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自尊的人格，在她受尽了藐视和轻慢之后，在第90回，“露影太荒唐封金预告，怀诗忽解脱对月长嗟”一文中，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她在内心深深地省悟道：“女子们总要屈服在金钱势力范围之下，实在是可耻。凭我这点能耐，我很可以自力，为什么受人家这种藐视？人家不高兴，看你是个讨厌虫，高兴呢，也不过是一个玩物罢了。无论感情好不好，一个女子做了纨绔子弟的妻妾，便是人格丧尽。”她一层想着逼进一

• 金粉世家 (上)

层，不觉热血沸腾起来。心里好像在大声疾呼地告诉她：“离婚，离婚！”这个70多年前的呐喊，虽然出自冷清秋之口，却道出了当时千千万万受尽封建思想和夫权压迫的妇女心声，《金粉世家》之所以受到女读者的格外欢迎，也就不足为怪了。

《金粉世家》成书后，80多年来，始终畅销不衰！20世纪40年代，被改编成电影，由周曼华主演。香港也拍过粤语的《金粉世家》，似乎是吴楚帆主演。20世纪90年代，香港“亚视”曾把《金粉世家》改编为二十几集的电视连续剧，主演是汪明荃，易名为《京华春梦》，译成普通话后，曾在全国各地播映。2003年，由董洁、陈坤、刘亦菲、徐佳等人主演的电视剧《金粉世家》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据说创下了非常高的收视率。

另外，我还看到一本由某人写的在香港出版的《金粉世家续集》，那完全是“节外生枝”的事了。

父亲于1952年大病初愈，曾填了几阕有关此书的词：

温《金粉世家》尾声有感（七日夜）

临江仙（三阕选一）

抱病三秋成隔世，芸篇金粉重温。一回细检一销魂，老少新亭泪，衣服旧烧痕。记得当时刚布局，青年强索天孙。于今故事向谁论？云开意似笑，月破不能奔。

|| 原 序 ||

嗟夫！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吾有家人相与终日饮食团聚，至乐也。然而今日饮食团聚，明日而仍饮食团聚否？未可卜也。吾有吾身，今日品茗吟诗，微醺登榻，至逸也。然则今日如此，明日仍如此否？又未可知也。最亲近者莫如家人，最能自主者莫如吾身，而吾家吾身，吾终莫能操其聚散生死之权。然而茫茫宇宙间，果何物尚能为吾有耶？吾自知识以来，而读书，而就职业，而娶妻，而立家庭，劳矣！而劳之结果，仅仅能顾今日，且仅仅能顾今日之目前。可痛已！何以言之？请以事为证。吾闻某小说家，操笔为文，不及半页之纸，伏案而卒，其死已速矣。又闻某逸老夫人作雀牌之戏，将成巨和，喜色溢于面，同座一中风出，为上家拦而和之，某夫人一忿而绝，其死又更速也。某小说家于其所写最后一页稿之先，安知其不终篇耶？某夫人于中风刚出，上家尚未拦和之一刹那，又安知其生命即毕于是耶？嗟夫！人生如此，岂非玄妙不可捉摸之一悲剧乎？此事吾早知之，吾乃不敢少想，少想则吾将片刻不得宁息，唯惴惴然惧死神之傍吾左右而已。何以忘之？作庄子达观而已矣。此古人所谓不作无益之事，易遣有涯之生者也。

吾之作《金粉世家》也，初尝作此想，以为吾作小说，何如使人愿看吾书？继而更进一步思之，何如使人读吾之小说而有益？至今思之，此又何必？读者诸公，于其工作完毕，茶余酒后，或甚感无聊，或偶然兴至，略取一读，藉消磨其片刻之时光。而吾书所言，或又不至于陷读者于不义，是亦足矣。主义非吾所敢谈也，文章亦非吾所敢谈也，吾作小说，令人读之而不否认其为小说，便已毕其使命矣。今有人责吾浅陋，吾即乐认为浅陋，今有人责吾无聊，吾即乐认为无聊。盖小说为通俗文字，把笔为此，即不免浅陋与无聊；华国文章，深山名著，此别有人在，非吾所敢知也。明夫此，《金粉世家》之有无其事？《金粉世家》之是何命意？都可不问矣。有人曰：此颇似取经《红楼梦》，可曰新红楼梦。吾曰：唯唯。又有人曰：此颇似溶合近代无数朱门状况，而为之缩写一照。吾又曰：唯唯。仁者见仁，智者见



·金粉世家（上）

张恨水

原著精品集

ZHANG HEN SHUI YUAN ZHU JING PIN JI

智，孰能必其一律？听之而已，吾又何必辩哉？

此书凡八十万言，吾每日书五六百言，起端以至于终篇，约可六年。吾初作是书时，大女慰儿，方牙牙学语，继而能行矣，能无不能语矣，能上学矣，上学且二年矣，而吾书乃毕。此不但书中人应有其悲欢离合，吾作书毕，且不禁喟然曰：树犹如此也。然而吾书作尾声之时，吾幼女康儿方夭亡，悲未能自己，不觉随笔插入文中，自以为足纪念吾儿也。乃不及二十日，而长女慰儿，亦随其妹于地下。吾作尾声之时，自觉悲痛，不料作序文之时，又更悲痛也。今慰儿亦夭亡十余日矣，料此书出版，儿墓草深当尺许也。当吾日日写《金粉世家》，慰儿至案前索果饵钱时，常窃视曰：“勿扰父，父方作《金粉世家》也。”今吾作序，同此明窗，同此书案，掉首而顾，吾儿何在？嗟夫！人生事之不可捉摸，大抵如是也。忆吾十六七岁时，读名人书，深慕徐霞客之为，人，誓游名山大川。至二十五六岁时，酷好词章，便又欲读书种菜，但得富如袁枚之筑园小仓，或贫如陶潜之门种五柳。至三十岁以来，则饱受社会人士之教训，但愿一杖一盂，做一游方和尚而已。顾有时儿女情重，辄又忘之。今吾儿死，吾深感人生不过如是，富贵何为？名利何为？做和尚之念，又滋深也。此以吾思想而作小说，所以然，《金粉世家》之如此开篇，如此终场者矣。

夫此书亦覆瓿之物而已，然若干年月，或尚有存者，于其时读者取而读之，索吾于深林古庙间乎？索吾于名山大川间乎？仍索吾于明窗净几间乎？甚至索吾于荒烟蔓草间乎？人生无常，吾何能知也？书犹如是，序文犹如是，人之将来，不可测矣。此一点感慨，扩而充之，《金粉世家》之起迄，易于下笔者也。语曰：“读者书，不知其人可乎？”小说虽小道，例不外此也。求读者知吾，即求读者之知《金粉世家》耳。此又吾为《金粉世家》序，只述吾之片段感想者矣。凡百君子，匡而进之，吾固乐于拜而受之。或言于小说以外，则不敢知也。书至此，烈日当空，槐荫满地，永巷中卖蒸糕者方吆唤而过，正吾儿昔日于书案前索果饵钱下学时也。同此午日，同此槐荫，同此书案，同此卖蒸糕者吆唤声，而为日无多，吾儿永不现其声音笑貌矣。嗟夫！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

1932.6.18 张恨水序于北京

|| 目 录 ||

民国“红楼梦”

——重读《金粉世家》有感（代卷首语）/001

原 序/001

上 册

楔 子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燕市书春奇才惊客过

陌上闲游坠鞭惊素女

月夜访情倚重来永巷

遣使接芳邻巧言善诱

屋自穴东墙暗惊乍见

春服为亲筹来供锦盒

倩影不舛描枣花帘底

空弄娇嗔看山散游伴

大会无遮艳情闹芍药

题扇通情别号考高雅

一队诗人解诗兼颂祷

独具慧心诗媛疑醉语

花月四围尽情吐心事

约指勾金名山结誓后

隔户听闺潮漏传消息

朱门帆旧热泪向人弹/001

阶前小谑策杖戏娇嫖/009

绮宴招腻友双款幽斋/017

通幽羨老屋重价相求/024

人来尽乡礼共感隆情/031

歌台得小聚同坐归车/038

清歌何处起杨柳楼前/046

故藏机巧赠婢戏青丰/053

春装可念新饰配珍珠/061

修书祝寿隆仪慰寂寥/068

半天韵事斗极酸麻/077

别饶兴趣闺秀有欧风/086

竹城一战有意作调人/094

撩人杯酒小宴定情时/103

登堂难容问惹起风波/111

- 第十五回 盛舍伴名姝夫人学得 令仪考上客吉士诱之/121
- 第十六回 种玉问侯门尺书求友 系绳烦情使杯酒联欢/131
- 第十七回 敦院重逢自惭真面目 绣花独赏暗寓爱根苗/141
- 第十八回 谨谢主人怜不为绿叶 难明女儿意终惜明珠/150
- 第十九回 初议佳期快谈银幕下 又蒙厚惠释虞白鹇中/156
- 第二十回 传字粉奁会心还密柬 藏身花架得意听娇声/164
- 第二十一回 爱海独航依人逃小鸟 情场别悟结伴看闲花/172
- 第二十二回 眷眷初逢寻芳过夜半 沉沉晚醉踏月到天明/180
- 第二十三回 芳影突生疑细君兴妒 闲身频作乐公子呼穷/187
- 第二十四回 远交近攻一家连竹阵 上和下睦三婢闹书斋/196
- 第二十五回 一扇想遮藏夏人道苦 两宵疑阻隔少女情痴/205
- 第二十六回 屢泄春光偕行露秀色 别翻花样说古听乡音/212
- 第二十七回 玉趾暗来会心情脉脉 高轩乍过握手话绵绵/220
- 第二十八回 携妓消愁是非都不白 醺金献寿授受各相宜/229
- 第二十九回 小集腾欢举家生笑谑 隆仪敬领满目喜琳琅/237
- 第三十回 粉墨登场难为贤伉俪 黄金论价欲组小家庭/245
- 第三十一回 藕断丝连挥金营外室 夜阑人静倚枕泣空房/254
- 第三十二回 妇令夫从笑煞终归鹤 弟为兄隐瞒将善乳狮/262
- 第三十三回 笔语欺智囊敦场秘史 愤煮成画饼醋海微波/271
- 第三十四回 纨绔聚豪家灭灯醉月 艳姬伴夜宴和索当歌/280
- 第三十五回 佳节动襟怀补游郊外 秋先扑眉宇更入山中/287
- 第三十六回 山馆留宾归途行不得 月窗寻梦旅舍夜如何/296
- 第三十七回 兄弟各多情丛生韵事 友朋何独妒忽绝游踪/304
- 第三十八回 拥翠依红无人不含笑 勾心斗角有女乞垂怜/313
- 第三十九回 情电逐踪来争笑甜蜜 小星含泪问故示宽宏/321
- 第四十回 胜负不分斗牌酬密令 老少咸集把酒闹新居/329
- 第四十一回 当面作醉容明施巧计 隔屏说闲话暗泄情关/338
- 第四十二回 云破月来夏人避冢妇 莺嗅燕啖娇妾屈家翁/347
- 第四十三回 绿暗红愁娇羞说秘事 水落石出惆怅卜婚期/357
- 第四十四回 水乳樽前各增心上喜 参商局外偏向局中愁/365

第四十五回	瓜蔓内援时狂施舌辩	椿萱淡视处忽起禅机/374
第四十六回	手足情深苔篇诳老父	夫妻道苦莲舌弄夏人/384
第四十七回	屡数奇珍量珠羨求凤	一谈信物解佩快乘龙/394
第四十八回	谐谑有余情笑生别墅	咄嗟成盛典喜溢朱门/402
第四十九回	吉日集群英众星拱月	华堂成大礼美誉如仙/410
第五十回	新妇见家人一堂沆瀣	少丰避众客十目驰骋/418
第五十一回	顷刻千金诗吟花烛夜	中西一贯礼别缙绅家/426
第五十二回	有约斯来畅谈分小惠	过门不入辣语后激嫌/434
第五十三回	永夜涌心潮新婚味苦	暇居生口角多室情难/442
第五十四回	珍品分输付资则老母	债台暗筑济款是夫人/451

下 册

第五十五回	出入一人钱皱眉有自	奔忙两家事慰醉无由/461
第五十六回	揆柬示高情分金解困	登堂瞻盛泽除夕承欢/469
第五十七回	暗访寒家追思原不忝	遣怀舞榭相见若为情/478
第五十八回	情种恨风波醉真拼命	严父嗜豚犬忿欲分居/486
第五十九回	绝路转佳音上官筹策	深闺成秘画浪子登程/495
第六十回	渴慕未忘通媒烦说客	坠欢可拾补过走情邮/503
第六十一回	利舌似联珠诛求无厌	名花成断絮浪漫堪疑/512
第六十二回	叩户喜重逢谁觥遣此	登门求独见人何以堪/520
第六十三回	席卷香巢美人何处去	躬参盛会知己有因来/530
第六十四回	若不经心清谈销永日	何曾有恨闲话种深仇/539
第六十五回	鹰犬亦工谗含沙射影	芝兰觥独秀饮泣吞声/548
第六十六回	含笑看鸾花可怜模样	吟诗问止水无限情怀/557
第六十七回	一客远归来落花早谢	合家都忤悦玉树双辉/566
第六十八回	堂上说狂欢名优志庆	车前惊乍过迎伴留痕/575
第六十九回	野草闲花突来空引怨	翠帘绣幕静坐暗生愁/583
第七十回	救友肯驰驱弥缝黑幕	释囚何慷慨接受黄金/592
第七十一回	四座惊奇引觞成眷属	两厢默契坠帕种相思/601

第七十二回

第七十三回

第七十四回

第七十五回

第七十六回

第七十七回

第七十八回

第七十九回

第八十回

第八十一回

第八十二回

第八十三回

第八十四回

第八十五回

第八十六回

第八十七回

第八十八回

第八十九回

第九十回

第九十一回

第九十二回

第九十三回

第九十四回

第九十五回

第九十六回

第九十七回

第九十八回

第九十九回

第一百回

第一百一回

苦笑道多财难中求助

扶榻问黄金心医解困

三戒异时激言寓深意

日半登楼祝嘏开小宴

声色无边群居春夜短

百药已无灵中西杂进

不惜铺张慎终成大典

苍莽前途病床谈事业

发奋笑空劳寻书未读

飞鸟投林夜窗闻愤语

匣剑帷灯是非身外事

对簿理家财群雏失望

得失爱何曾愤来逐鹿

衰服近忧怜不亏好友

白玉锡佳名二花争艳

私念故乡偏房兴去意

故主宣言群奴半日散

临榻看新孙难言此随

露影太荒唐封金預告

泉水出山残文留旧迹

伏枕染重疴母怀戚戚

半夜驰车娓娓谈浮海

病榻起疑团乍惊惨色

强夺珠针病狂怀璧遁

风景不殊游踪增感慨

冰炭人情失官求内助

院宇见榛芜大家中落

谈笑弄娇嗔新装十索

惨语断生平小楼伴佛

两老恻慈怀共看瓦砾

逍遥为急使忙里偷闲/609

并头嘲白发蕉境分甘/618

百花同寿断句写哀思/627

酒酣谢席赴约赏浓装/636

风云不测一醉泰山颠/644

一瞑终不视老幼同哀/654

漫云长厚殉节见真情/662

凄凉小院雨夜忆家山/671

理财谋悉据借箸高谈/679

杯蛇幻影晚巷走奔车/688

素车白马冷热个中人/698

当堂争遗产一母伤心/707

逍遥哀自己丧后游园/716

红颜计崇米貽笑方家/724

黄金供滥用一客无愁/733

忽翻陈案记室背崇恩/741

旁人屈指一予八月生/749

怀金窥上客愿为谁容/757

怀诗忽解脱对月长嗟/766

衣衫刺目烈火灭余痕/774

传笑盼一顾即趾匆匆/782

清晨破镜凄凉卜下场/790

情场增裂缝各动离怀/798

永离鸳帐封步闲楼居/807

情怀莫逆闲话自缠绵/815

泥云身世访主机前情/823

主翁成骨肉小婢高攀/831

言行失常态情局孤忙/838

狂呼惊夜半烈焰冲霄/846

同胞作愤语全没心肝/853

第一百二回	对客道烦忧初尝苦境	替人流急泪重见残装/860
第一百三回	对坐无聊愁城生怨色	远来有意情海起新澜/867
第一百四回	上室迎宾故谈风土好	大庭训子严斥羽毛丰/875
第一百五回	得意让花骄权门夜叩	失踪惊屋闭旧巷空来/882
第一百六回	亦假亦真旧邻传噩耗	疑非疑是胜地觅芳踪/890
第一百七回	决绝一书旧家成隔世	模糊双影盛事帆当丰/897
第一百八回	寄爱写小诗投邮有意	对亲作快语析产何慚/904
第一百九回	巨室瓜分最怜孺子去	情场球戏难受美人狂/912
第一百十回	航海倚英雄更谋捷径	弃家付儿辈独隐名山/921
第一百十一回	驴背遇穷途昙花一现	禅心伤晚节珠泪双垂/931
第一百十二回	金粉各飘零情场永别	轮蹄相驰逐旧事重提/941
尾 声	消息索哀词人悲秋扇	生涯寄幻影梦老春姿/952

燕市书春奇才惊客过 朱门忆旧热泪向人弹

人生的岁月，如流水地一般过去。记得满街小摊子上，摆着泥塑的兔儿爷，忙着过中秋，好像是昨日的事。可是一走上街去，花爆摊，花灯架，宜春帖子，又一样一样地陈设出来，原来要过旧历年了。到了过年，由小孩子到老人家，都应得忙一忙。在我们这样一年忙到头的人，倒不算什么，除了焦着几笔柴米大账，没法交代而外，一律和平常一样。到了除夕前四五日，一部分的工作已停，反觉消闲些啦。这日是废历的二十六日，是西城白塔寺庙会的日子。下半天没有什么事情，便想到庙里去买点梅花水仙，也点缀点缀年景。一起这个念头，便不由得坐车上街去。到了西四牌楼，只见由西而来，往西而去的，比平常多了。有些人手上提着大包小件的东西，中间带上一个小孩玩的红纸灯笼，这就知道是办年货的。再往西走，卖历书的，卖月份牌的，卖杂拌年果子的，渐渐接触眼帘，给人要过年的印象，那就深了。快到白塔寺，街边的墙壁上，一簇一簇的红纸对联挂在那里，红对联下面，大概总摆着一张小桌，桌上一个大砚池，几只糊满了墨汁的碗，四五支大小笔。桌子边，照例站一两个穿破旧衣服的男子。这种人叫作书春的。就是趁着新年，写几副春联，让人家买去贴，虽然不外乎卖字，买卖行名却不差，叫作书春。但是这种书春的，却不一定是文人。有些不大读书的人，因为字写得还像样些，也做这行买卖。所以一般人对于书春的也只看他为算命看相之流，不十分注意。就是在下落拓京华，对于风尘中人物，每引为同病，而对于书春的，却也是不大注意。

这时我到了庙门口，下了车子，正要进庙，一眼看见东南角上，围着一大群人在那里推推拥拥。当时我的好奇心动，丢了庙不进去，走过街，且向那边看看。我站在一群人的背后，由人家肩膀上伸着头，向里看去，只见一个三十附近的中年妇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在那里写春联。旁边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妇人，却在那里收钱，向看的人说话。原来这个妇人书春，和别人



不同，别人都是写好了，挂在那里卖；她却是人家要买，她再写。人家说是要贴在大门口的，她就写一副合于大门的口气的；人家说要贴在客堂里的，她就写一副合于客堂的口气的。我心里想，这也罢了，无非卖弄她能写字而已。至于联文，自然是对联书上抄下来的，但是也难为她记得。我这样想时，猛抬头，只见墙上贴着一张红纸，行书一张广告。上面是：

飘茵阁书春价目

诸公赐顾，言明是贴在何处者，当面便写。文用旧联，小副钱费二角，中副三角，大副四角。命题每联一元，嵌字加倍。

这时候我的好奇心动，心想，她真有这个能耐？再看看她，那广告上，直截了当，一字是一字，倒没有什么江湖话。也许她真是个读书种子，贫而出此。但是那“飘茵阁”三字，明明是飘茵坠溷的意思，难道她是浔阳江上的一流人物？我在一边这样想时，她已经给人写起一副小对联，笔姿很是秀逸。对联写完，她用两只手撑着桌子，抬起头来，微微嘘了一口气。我看她的脸色，虽然十分憔悴，但是手脸洗得干净，头发理得齐整，一望而知，她年轻时也是一个美妇人了。我一面张望，一面由人丛中挤了上前。那个桌子一边的老妇人，早对着我笑面相迎，问道：“先生要买对联吗？”我被她一问，却不好意思说并不要对联，只得说道：“要一副，但是要嵌字呢，立刻也就有吗？”那个写字的妇人，对我浑身上下看了一看，似乎知道我也是个识字的人，便带着笑容插嘴道：“这个可不敢说。因为字有容易嵌上的，有不容易嵌的，不能一概而论。若是眼面前的熟字眼，勉强总可以试一试。”我听她这话，虽然很谦逊，言外却是很有把握似的。我既有心当面试她一试，又不免有同是沦落之感，要周济周济她。于是我便顺手在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来。这些围着在那里看的人，看见我将名片拿出来，都不由得把眼睛射到我身上。我拿着名片，递给那个老妇人，那个老妇人看了一看，又转递给那书春的妇人。我便说道：“我倒不要什么春联，请你把我的职业，做上一副对联就行，用不着什么颂扬的口气。”那妇人一看我的名片，是个业余新闻记者，署名却是文丐，笑道：“这位先生如何太谦？我就把尊名和贵业做十四个字，行么？”我道：“那更好了。”她又笑道：“写得本来不像个东西，做得又不好，先生不要笑话。”我道：“很愿意请教，不必客气。”她在裁好了的一叠纸中，抽出两张来，用手指甲略微画了一点痕迹，大概分出七个格子。于是分了一张，铺在桌上，用一个铜镇纸将纸压住了。然后将一支大笔，伸到砚池里去蘸墨。一面蘸墨，一面偏着头想。不到两三分钟的

工夫，她脸上微露一点笑容，于是提起笔来，就在纸上写了下去。七个字写完，原来是：

文章直至饥臣朔。

我一看，早吃了一大惊，不料她居然能此。这分明是切文丐两个字做的。用东方朔的典来咏文丐，那是再冠冕没有的了，而且直至两个字衬托得极好，饥字更是活用了。她将这一联写好，和那老妇人牵着，慢慢地铺在地下。从从容容，又来写下联。那七个字是：

斧钺终难屈董狐。

这下一联，虽然是个现成的典，但是她在董狐上面，加了终难屈三个字，用的是活对法，便觉生动而不呆板。这种的活对法，不是在词章一道下过一番苦功夫的人，决不能措之裕如。到了这时，不由得我不十二分佩服。叫我当着众人递两块钱给她，我觉得过于唐突了。虽然这些买对联的人，拿出三毛五毛，拿一副对联就走。可是我认她也是读书识字的，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样藐视文人的事，我总是不肯做的。我便笑着和老妇人道：“这对联没有干，暂时我不能拿走。我还有一点小事要到别处去，回头我的事情完了，再来拿。如是晚些，收了摊子，到你府上去拿，也可以吗？”那老妇人还犹疑未决，书春的妇人，一口便答应道：“可以可以！舍下就住在这庙后一个小胡同里。门口有两株槐树，白板门上有一张红纸，写冷宅两个字，那就是舍下。”我见她说得这样详细，一定是欢迎我去的了，点了一个头，和她作别，便退出了人丛。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事，不过是一句遁词。我在西城两个朋友家里，各坐谈了一阵，日已西下，估计收了摊子了，便照着那妇人所说，去寻她家所在。果然，那个小胡同里，有两株大槐树，槐树下面，有两扇小白门。我正在敲门问时，只见那两个妇人提着篮子，背着零碎东西，由胡同那头走了过来。我正打算打招呼，那个老妇人早看见了我，便喊着道：“那位先生，这就是我们家里。”她们一面招呼，一面已走上前，便让我进里面去坐。我走进大门一看，是个极小的院子，仅仅只有北房两间，厢房一间。她让进了北屋，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带着一个上十岁的男孩子，在那里围着白泥炉子向火。见了我进来，起身让坐。这屋子像是一间正屋，却横七竖八摆了四五张桌椅，又仿佛是个小小的私塾。那个老妇人，自去收拾拿回来的东